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

論著

古聖賢三

臨川先生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致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卒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者孔子孟子烏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正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忿以怨不忍事之以求之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世

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裏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伯夷也嘗与大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孝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壯歲亦不下數十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矣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平天下之道三仁与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棄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至賢之辯甚詳而後出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大公哉

夷齊論

穎濱先生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虽欲免而不得紓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直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尽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无道弑春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東人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首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自之義不以无道而廢之也

夷齊論

東溪先生

死而无益於世君子輕死如鴻毛而重生猶太山死而有益於世君子重死猶太山而輕生如鴻毛古之人以死為有益於世輕其生以取太山之重者夷齊是也聖賢言夷齊之行者固多然後世之所考信者莫著於孔孟由孔孟而下如莊周司馬子

長韓退之之徒所言雖在疑信之間但味其意苟有益於名教者皆不可弃孔子言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而不言其所以餓孟子言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与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但言其行而不言其餓死至莊周則備言夷齊諫武王言不見聽遂去而甘餓馬注作史於載莊周之言退之採莊孟之說而著之頌其言蓋出於有激近世論夷齊者以孔孟不著夷齊之諫遂以莊馬韓子之說為失實而欲黜之余請詳其說使孔孟及三子之說各有收當孔孟之說尤有深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使季者知聖賢立言亦自有意旨固當信而不疑也蓋孔孟出於既衰之周方欲救當時之塗炭使夷齊之說行而武王不當伐紂則吾民陷溺之急誰與拯之此孔子所以沒其進諫而不言但美夷齊餓死而薄景公子駟以萬天下之貧者而已季之時士之制行者出處語默各持一偏而相笑故孟子備言數聖人之制行而

謂聞其風者皆可以爲訓又周德大衰有道之士无急救時矯枉甘餓當此之際君子未暇爲也故孟子旣泣其餓死不言且曰伯夷隘以伯夷爲隘則孟子之志可見矣莊周著書主於放言以明道旣已謂之放則於言無所顧忌上旣不爲武王諱下亦不爲伯夷隱所以爲諫者又何恤而不言哉蓋不言所以尊時王而振濟時之道言之所以明太分而矯百世之貪正無害於名教而有益於礼義史迁廣記備言因採周之說以爲實錄非無益於勸懲也唐之中世強藩悍鎮圍視而起小則兵叛帥大則削驕上及其士也職此之由惟以伯夷之風不聞於世也久矣是故天下不幸而產是亂則韓子所以屢歎而言之者是謂有激也故曰言与不言往無害於名教而有益於礼義孔子之說尤得其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圣者當信而不疑也借使後世謂莊子而下非孔孟之言而不信則凡言之未質於聖人者一切皆在所弃何獨夷齊一事而已昔成湯放桀於南巢自

謂有數德而作仲虺之誥則武王之伐紂喪齊耻而餓死未必  
不與仲虺之誥殊途而同歸且君子之制行非有大利害於天  
下則不必輕死其身也當武王之伐紂天下之民皆以幸免於  
塗於一口而頌之詩書所稱是也士之所見當異於凡民非有  
特立獨見之明攘臂於其閒唱大分於天下則後世好亂姦雄  
借武王之名以瀆君臣大分者何日無之使夷齊雷同一時之  
讒而後世之三綱易而風俗敗矣故爭殺其身以成天下後世  
之仁叩馬而諫非必欲止武王之師也欲以其身立大節於天  
下後世耳惟以是而死則死爲有賴捨此不爲而死於床第無  
異匹夫之溝瀆也故曰武王伐商迂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義  
士謂誰伯夷之徒是也然則夷齊之諫武王王孫病嘗知之與  
不特莊周乃著其言也

伯夷叛齊論

待制張公

作車而行陸及濟川則所急者舟而車不足稱也夏則衣葛及

梁惠則所急者衣而葛不足稱也以是觀之民之所喜而稱者皆有關於我者也自有天地即有名教名教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則有功於名教者天下未嘗一日弃之而不稱非稱矣齊也仁義之心同則所感者亦同也名教之於天下猶穀米布帛之不可一日闕則天下之人於名教之士實誰忍弃之而不稱哉是則非特當時稱之也雖至於千万世後稱之可也

柳下惠論

穎瀆先生

伯夷放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水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

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十駒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項背耳非以爲堯舜等此也故其叙述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而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超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令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執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興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夫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述皆不以

爲過謗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季札論

徂徠先生

夫禪身以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虛一國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夫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極民塗炭中置於安樂素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夫子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禹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頤堯禹皆傳子賢而得始以丘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亦以臣伐紂而自爲君臣大體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微大義之名戕殺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議也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

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爲孽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与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寡孤葬弟殺其兄子滅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奪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許以子臧讓於諸樊嘆季札非苟讓也存方代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弑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弑父繼執夷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乃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大也全一国以爲仁仁之小也与其素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与其全一國將墮之緒孰若救万世箕翼之禍嗚呼季札之憲遠哉及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白吳之習朴者也

曹子臧吳季札論

穎濱先生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置而不願而况於爭乎。高二子之義。然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効於墓。不以犯。皆其心葬于羸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辟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十哲論

司馬溫公

十哲於經無見。而季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切以爲過。美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是也。禹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噭豈謂此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

季我同朽木不可處於子與荷蓧子責曰賜不受命而貞猶可  
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  
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嘗為尽善邪  
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待坐各  
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嘗參以至孝顏子為之語孝  
經又謂子貢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諱邪且政事  
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  
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槩邪

孔子弟子論

顏淵先生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季之賢著矣而孔子不  
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  
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  
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  
存焉故自語之而不惰者有其固也與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

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篑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造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先生

聖人之間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子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在也孝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至而至歟曰然孝之道如何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真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是吾忘哀樂憂患慾情既燃而益蕩其性鑿空矣是故覽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失之故曰情其性凡孝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孝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孝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  
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  
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  
則曰得善則恭奉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孝之之道也視聽  
言動皆孔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  
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孝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  
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  
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孝而至

其有神乎自然孟子曰堯舜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顏子論

曾文昭公

仁人道也聖天道也人道主愛天道主化惟其主愛故自愛已至於愛人愛物無所往而不爲仁此則與人爲徒者也惟其全化故近自於一身而遠至於天下後世微至於喘息肖翹之類莫不待我而後成此則與天爲徒者也與人爲徒未離乎人也與天爲徒未離乎天也至於和同天人之際而利用出入使之無間者其惟神乎神者妙萬物而無迹者也繼神者聖繼聖者仁故聖人之道於仁則顯於用則微也蓋仁之爲德至矣孔子之門人高第蓋多而與之仁者顏子而已故吉之以克己復禮

而又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其志三月不違仁夫能視聽言動由於禮而其性不爲喜怒所遷又能知不善而不行其所自得雖久而不違非禮仁之君子孰能與此哉雖然充其所學足以盡性而已至於化則未能也故其稱孔子曰鑄之彌堅仰之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未能化則不可言聖未可言聖則未可與入神若此者可謂能盡人道者也能盡人道則其天道也一間而已顏子不幸蚤死而充之不極蓋所謂命也列禦寇以謂能仁而不及反揚雄亦以謂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夫得其行者固遠矣然而未至也得其所以行則其爲聖也孰復焉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辯子路之勇子游子夏之文學其所學既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而未仁顏子仁矣而未足以入聖至於神者又聖之妙也則所謂天下之至神非孔子孰能與之哉

子貢

臨川先生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者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禹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過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於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於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慮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為謀也苟不義而以能擇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爲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墮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二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行魯觀其言述其事乃

與夫儀奉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  
以墳墓三國而少全之則吳齊之人豈无是心哉柰何使之固  
欲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爲  
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  
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三國雖君子之所  
重然豈有憂患爲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  
變詣之說士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  
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之賢弟也孔子之賢弟子  
之所爲固不至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  
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數者或損其實子貢雖好辯詰至  
於此耶所謂與其直哉

子貢論

老泉先生

君子之道智信所以正其智也而智信蓋於不正智者  
所以通其信也而言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出之儒者

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不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  
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孔齊滅吳存魯  
也曰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力而不以可繼  
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自未見其不  
旋踵而敗也自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自以爲魯可存也而魯可無亂吳可無滅  
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厚納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也者矣  
若抵高國鮑叔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遺子之兵伐  
魯五宮竊哀子之將士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  
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父矣然  
未敢違志者懼肘股之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  
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怒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  
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亟殲而止吾請爲子清納魯矣以待

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曰氏之燭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與齊侯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豐誅孔丘而定新土齊必信魯數年之利也曰顏仲尼以爲齊人不尚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異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譖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與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陽縣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別於此也

端木賜論

頴濱先生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不陳宿吳之伐齊本懸也公之反覆而非子貢知齊之戰陳子猶在而恒表江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

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事君嗣父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故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者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新刊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論著

古聖賢四

三子知聖人汚論

老泉先生

孟子曰：「堯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堯人汚。」吾為之說曰：「汚下也。」  
堯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知不足以及堯人高深幽絕之境而  
徒得其下者焉耳。堯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  
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故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  
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堯人汚而已。堯人之  
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  
堯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以為死不見也。而離妻子必  
將有見吾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  
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

而太山未始有变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有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拿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頗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寔。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方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毀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无惑于子。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宰我不疑論

東坡先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布惠施德。下得百姓。

上得君目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夷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賄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益之惑也近令兒子萬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五歸而蒙其詬目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宰子論

穎濱先王

太史公言宰我爲賄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畔迹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孺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而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

亂宿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應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弟至於如此豈

不爲孔氏惜哉

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收卒將謀則害我乃田指之仇為齊攻田指者非與田指作亂矣要之曰國止所于我接戰國諸子誤以為宰予皆不足信也

### 冉雍論

穎濱先生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乎易近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虽周公亦憂魯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 冉求仲由論

穎濱先生

非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闊事掌出公

雖父子爭<sub>自</sub>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堂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与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箚孔悝以刃備其不釋固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孝於孔子而其惡害冒不若刃獲悲夫

卜商論

顧濱先生

善平字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平日弓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言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別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功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誇此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爲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謬也

曾點論

穎濱先生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同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須論

穎濱先生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与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李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論

穎濱先生

尚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季

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无以至此極歟且  
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十此卜祝之事而歎儒  
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  
而况太史公乎

有若論

宋景文公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  
與立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  
有若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嘗推平其文此殆鄒魯間野人語耳  
若夫多能天縱淵泉博博与日華夫極不可階而喻者此固卓  
然異焉不啻絕轍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矣及夫天不憖遺人  
將安微服雅之徒悼洞無所則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敷其教  
而懲明之可也寧待索自皮之肖似席師訓以咨決摺衣避席  
北面而事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體寧不謂之  
痛哉夫蟬蛻似龍不以御天砧破象主弗容禮神浮寔擬白

義仲固之寓木偶馬僕夫云之何則真假有區甚愚能判狂妄  
殊品惟才難強今乃遁道德之實據形骸之僞拔而立之質而  
逐之是先聖宜被羈牢之誅項羽可膺降媿之鋤侵孟自可相  
楚虎賁亦當仇僕魯多君子一何勤哉是使在三之義未廢於  
師嚴無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越求范蠡  
因用鑄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較之茲事不以優乎  
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鴻鵠乎  
不可尚已由是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率又安有離畢亡應  
商瞿之對撤坐攘臂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聞此  
其驗已

子思論

東坡先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  
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

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聞是非之  
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  
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  
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  
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  
說其餘不足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  
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  
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禁  
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于載之後季者愈  
衆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  
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旣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旣已  
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  
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紜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

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過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

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向是而莫或非之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述孟志二篇

終南先生

余讀孟軻書然後知聖賢之道千古若符契而不違也蓋孔子之道非軻則不明軻之書非尊孔之後傳後世有論管仲桓文之事者或非於軻嗚呼軻之志豈有歸於帝王之道哉故述上下二篇以明孟子之志云

述孟志上

孟軻當周之衰其道亞孔子而尚堯禹並然孔子孟子皆無其時與伍故立乎言存乎教尤於無窮行乎後世利於天下与覆載乾坤與日月並明其道德礼法施于生民賴于今日者其功豈下帝舜之歟四凶大禹之平水土者邪則孟軻之志猶天子也其德在乎施仁義興禮樂而行王者之事也故曰仲尼之門無上

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是豈不能伯事哉蓋小之也故曰以  
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而弱  
不制強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而誠服於天下無不順也當周之  
衰戰國交暴則皆思強其兵利其賚而爭奪不息也當此時民  
之敗兵如恐解倒懸走辟水火也故曰行王化者惟仁者能之  
不嗜殺人者能之使軒佐聖人而興周旋其道以仁伐恭經解  
民難則天下之民將望而從之誠所謂時雨之不若也必能隨  
時設教脩正礼法先於生民和於天下功及億兆是皆王化也  
使襄周得軒而用之則襄周不為衰而宣王中興之業復可跂  
而及之也凡道之修仁之行居生民和天下功等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者豈伯者之所能及哉故孟子小桓文而不道笑管  
仲而不爲者也

述孟志下

孟軻因曾西而言曰管仲得君行政則如彼其尊且久也及夫

立功致君則如彼其卑也管仲曾西所不爲也非軻者則曰爲國者豈有他哉富其民強其國胡不曰帝王之強名王伯之異号孰適其時而已矣使桓公管仲當紂之時則安知桓不爲武王仲不爲太公哉嗚呼是何言之過歟爲日者當勸其忘忠在位者當務其竭力豈可隨時自順保位自尊以違其親後其君乎昔文王百里爲紂諸侯仁明神聖修法祖德紂方肆虐拘文王於羑里不是賢哲營救卒免於難復居西土質虞芮之談致二老之歸由是觀之半天下而爲周矣文王猶率諸侯以奉紂而思尽忠於商然志武丁未遠賢臣尚眾若微子管仲王子比干膝甚之徒諭者死遁者即周乃知率土之濱盡爲周矣文王既沒紂惡愈侈武王猶再會盟津而翼紂海禡洎乎牧野之戰鉏戈相攻始革商造周止暴息難以安天下民以順天下義然後休兵收馬示不復用基業傳子子孫者迨七百年可謂盛矣在桓文則不然也桓師于墮僅能平楚晉戰于濮纔能退敵

豈足振周室之中衰削吳楚之僭暴使復秦局之札法復周  
職貢其征伐之事復自周出俾天下復知有天王之事桓文曾  
不是謀耶是不能耶是不欲耶管仲言而桓不納耶五臣道而  
文不信耶天王狩于河陽晉又不為順楚王僭於丘号齊桓不  
能正齊晉据千里土疆非同周文之百里列國褊隘豈若蓼平  
之强大周天王寵桓文勲伐又非周文之姜里居厚信則不能  
盡忠顧重位則不能尽節當其辭不能行其事逢其時不能救  
其難果隨時保任為是耶或曰周室未可革易故順而至此則  
豈无市俠申伯召穆振起中興之道狀管仲五百輔其君使尽  
忠立功於王朝則庶幾桓文階於申甫名穆也而非勲者云  
唐虞夏商以其道自帝三代各以其道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自霸  
豈聖人立言垂教勸忠之意哉貝曰管仲得君行政如此而行  
且又也立功致君則如此其卑也信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意以四聖者或性稟仁至誠或反求仁義有遠近有升降不可比肩而語謂二帝三王之貢異是殊名其所以為聖一也安有等差乎子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性與教聖賢之分定判聖人粹凝為財用攬焉而弗濁紛焉而弗垢其中也不勉其得也不思出處語默從容皇極者聖也孔子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謂矣審問然後定慎思然後固明辨然後察者賢也孔子稱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之謂矣若湯武挺神筭受天任同符天德合節人紀尚曰反求而天性則代羲窮賜惻隱之源誠稟生而知之耶吊民伐罪應順之不業果利而行之耶辟之不達有至是者嗟乎性之紛乱也久矣自梁木告壞師謨中鼓三子雖力擴描議範闢流簡然亦有任獨斷湏偏見言乎皆善者是天不責於聖舉手皆惡者使人得稔于姦邪而論之者則止述中賢而遺其上下未盡隨驚是非交構聖範夷也可授而質焉數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下者謂之器上聖明道而達變中材造形而悟理下愚執器而  
不達變故教化有所祖悟理故制度有所襲不反故用罰有  
所施此史論之確然則至不可謂之賢降之也賢不可謂之至  
篤之也苟問而不怠思而不逸辨而不懈为其成功則庶乎道  
而幾乎聖矣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然

辨孟中

同前

孟子曰足信者不如无晝五暴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  
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流漂杵五暴謂非孟子之言記錄  
者誤撫非語尔請得以推而辨之夫博施以安勸植仁之道也  
資殺以止暴反仁之權也道可常持而不可常用用之者時  
也是故俗阜民睦繩之以過制則政促而化不達俗激民怒集  
機变時憚焉吾奉身以登非貪失也時兵焉五順禽以問罪非  
恩人也故其舊戎績建鴻業雖沿革異幹而惠民救政之用

也古入所謂易地而處則皆然較其詳矣當獨夫肆威邦紀徵  
擾忠梗賢善動罹毒螫故援弱附勢之臣穢嚴色驕貨利刀鋸  
割而爲之左右前後烏群呼黨聚萃聚湧數民之望周若傾溝  
壑陷金炭端端乎俟拯援之力苟奉天行罰者授懲惠賴小道  
僵戈束戰而曰吾不欲傷一命吾不欲殄一仁彼兇渠之浸惡  
汙俗之人染其能坐以底平是皆以子子爲仁非吾所謂仁姪  
姪爲義非吾所謂義吾之仁蕃息而厚之之謂也吾之義折中  
而處之之謂也況六經之作爲天地並皇自烏帝恢焉庶類之所  
以成生民之所以居毛枯能事悉備於是仲尼固其本而後植  
之故五常百行揆序銓摠微而頭肆而會疑乎其若止沛乎其  
若流無過也無不及也引而伸之則參日月質鬼神而不疑焉  
若謂不足以自信是以聖人矯惡溢美以欺後昆乎噫梁木壞  
橫議作天下之人不之揚則之墨加以締邪構僞放蕩不法者  
屬而和焉憲章之猶存空言耳孟子懼抗辭以訶詆之故基上

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盡瘁如是尚若以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艱哉其爲力也豈復有授戈饋糧而資勍敵乎則斯  
言也謂之記錄之罪可矣若固執以咎孟子非吾所聞

辨孟下

先應問曰臯陶爲士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矣然舜亦不禁歟曰舜視天下猶弃弊屣竊負而逃遼海  
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嗚呼果孟子之言哉何迂闊怪誕  
之若是且天之生斯民也有黨類以附勢有嗜欲以培利一不  
順則爭亂興故諱諱然授之以君俾亨毒其命勞佚舒懶游淳  
淑遷者皆係焉故其處之也非利乎子女玉帛之爲榮非徼乎  
金湯兵革之爲衛非苟乎銅鹽山澤之爲富非棄乎袞冕旛裳  
之爲貴蓋當天命者不可以存讓懼違天命也處事爲莫不可以  
獨善處逆人也違天命暴物之始逆人者殘民之本君所不爲  
是故授禪之方行則膺麻試納大麓登庸奮嗟嘆視若已有者

順天命也授禪之既絕則誅四凶舉元凱以四親焦勞不暇  
者憂民窮故也純仁篤愛充物比屋猶且奠憂然承漂異慎分  
其言曰視棄天下猶弃弊屣不亦誣先王貳大教之底甚乎且  
舜之於瞽瞍父子之義也臯陶之於舜君臣之節也事親有常  
道奉国有常憲一段戮一罪寔聖人豈不能酌情應事而會大  
中之典俾孝子傷性忠牙失職而及流離神器頃挫重柄竊負  
以連海濱雖砰砰淺丈夫其果如是乎仲尼有言惟器与名不  
可以假人况帝天下者又敢輕授哉或曰當姬氏倫喪群兒跋  
扈狼齧虎噬爭僭大位故孟子假詞託事以懲其釁對曰誠而  
茲之者謂之道跡而施之者謂之教道本乎身教刑乎人是故  
得位者為命令為政教失位者為記事為立言言二不減矜惄惄  
千古矧輕肆臆度以垂示不朽如後世何斯皆孟子既沒萬  
章公孫丑互錄對問之跡或忘誤事實倒載簡策贅矣至李  
其道者接而廢之可也噫其亦教輔之謂乎

新刊 國朝二百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

論著

歷代人臣一

西漢

張釋之論

龜山先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支歛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治昔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工穎而虎圈畜夫雖曰對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張釋之論

東萊先生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工測隱之寶為呼之實之弊

非特秦之所以亡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爲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羣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修之使全猶按脉以治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无鉗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弊无其實而有其文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汚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礼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古乏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名取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无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卒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

流共鮮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曰昊不食矣欲言敦朴則君已先言某茨不剪矣猶諫諍之辭而先自言之開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无過之可譏而无失之可指无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爲得計必至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名而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寔而不爲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寶嬰田蚡論

東坡先生

竇建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園除闥以礼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曾太后不悅趙臧不更

嬰蛻皆罷觀嬰蛻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遠俗自喜蛻文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蛻起又可為一笑鳳凰翔于子樹鳥鳶強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武安侯田蚡

王學士補之

武安侯專恣驕溢人也无足載者然其為相時漢興六世矣尚未遑稽古禮文之事竇后文以黃老之李蠱於時吾聖人之道不絕也者二幾耳當是時也朝非無好古達變之士也皆噤嘿偷訐而不以爲言獨蚡也疑然推舉遺逸尊尚儒術以禮為服制純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天下之耳目始稍稍開發是則使吾聖人之道傾跌而復起者大率蛻之力也惜也能不專恣驕佚則雖古之名相何以加諸

竇嬰灌夫田蚡

龍山先生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  
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責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未路  
失位不得志而与灌夫相爲引董二公者並位公侯顯名當壯  
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榮者無度尊已以下  
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大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  
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  
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然以一朝之忿害其身非  
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  
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韓固黃生

東漢先生

韓固生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韓固  
生曰必若所去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景帝曰言李者無  
言湯武受命不為恩遂罷是後李者莫敢明受命放弑者東漢  
先生曰湯武放弑其主雖湯尚自知之况清議乎故曰台有憲

德恐來出以台爲口寶若武王則夷叔子以爲諫矣夷生非之  
是亦杜亂臣賊子之端也景帝非之而學者遂不敢言是後魏  
取之漢晉取之魏高堂不授舜禹湯武以自許耶六經百氏多  
出於周末諱而不言爲周諱也漢之人又爲漢諱自是而下至  
於今而尚以爲吾代代以其事而有天下代代之人各爲其主  
諱習氣久矣然則當代之書受命者在前代皆宜書叛也

郅都論

鄧賢良

漢氏無三代禮樂爲治然其盛也至於移風易俗教民淳厚庶  
幾於古嘉嘉瑞應而頌聲作者循吏之爲也然其間酷吏寧成周  
糸黃昌義縱嚴延年之徒以嚴刻誅殺爲名者固循吏之罪人  
也班范爲酷吏傳皆以道德齊禮之說誠足以警動於後然治  
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目之酷吏可也其有立朝正色不避  
強禦當官死節摧抑權倖而誣之以爲酷吏非也郅都爲中郎  
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爲人公廉不數私書間遺無所授請

寄無所聽自言背親出身因當奉職死節終不願棄妻子矣濟南  
曠民豪猾者三百餘家都止誅其首惡而郡中股慄都在朝條  
侯不敢貴倨在邊匈奴不敢犯塞此都之為人也謂之剛毅忠  
直可也謂之酷吏非也東漢之治惟光武明章三主耳孝和而  
下率皆昏弱女主擅朝外家用事政出官寺忠直誅戮以致海  
內濁亂陰陽變動靈帝時楊球為司隸校尉不數日以太尉被  
段熲詔附貴倖立收熲及宦官王甫等九人及弟子弟為守令  
姦媚者皆戮威都市中外稱慶即為中常侍曹節所逐球猶奏  
靈帝願陛下假臣一月必復狩狼鴟梟各伏其辜遂為曹節誣  
陷下獄誅死此殊之為人也謂人志身殉國可也誣以為酷吏  
非也噫治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謂之酷吏宜也奉職死官  
不避豺虎聖人與之也七日而誅少正卯斬侏儒以折辱齊侯  
聖人為之也不可同也班范擴忠直死節之臣載酷吏之列非  
也自權后世排死節否正直私意而詭筆者猶輕飾忠直而列

酷吏也故雖而辨之

漢景用郅都奪成

五峯先生

漢景以郅都寧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責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亞夫霍光不知道

同前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霍光論

雷夏先生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方不持論辯而明美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以爲光自族其家非顯萬世罪也苟

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爲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耽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李不深思不明眷恋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爲之耶石碏一人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剝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脩其身然後能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冤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丙吉問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烏夫日磾之割愛丙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霍光論

東坡先生

古之文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力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氣數出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鴻人之中付以天下後此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少主要於廢立之際其奉撝甚闊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挑悻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許以死生之間而大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无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

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介目斷斷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駢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于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与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大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狀

霍光論

跨鼈先生

上通古今斷以大義乃能行天下之忠為人之所不能為者如霍光豈忠臣耶其立孝昭武帝已有定議矣殺鈞六得聖人先

見之幾畫周公圖示後人任重之責而又有金日磾張安世之謹慎彼霍光雖欲不忠不可得也昌邑淫亂廢之當然耳田延年發其端光不知古延年以伊尹事太甲譬曉之光乃肯合謀其忠於漢光未嘗志之於心也人倡之人驅之雖欲不忠不可得也顯謀納艾毒殺許皇后雲萬山等為逆謀光知之而不告茲得為忠乎凡漢不忠之臣請以光冠其首孝昭之立史謀始於田延年延年之死光不之救孝昭无嗣戾太子之寃天地日月為之不平求孝武之後非皇孫而何則孝宣之立大義明矣光不咎其端邪力陳之而光乃始就議及其推功乃不以歸吉而身自尸之光得為忠乎其家族滅天道至此何其昭昭恢而不失矣或以光為杜櫻之臣杜櫻之臣固如是乎

霍光論

前谿先生

傳曰宰相自有軼也田文不及吳起公孫不及買臣是才誠有所不迨也田文宰魏公孫相漢是器量有以過之夫天下固有

明經而爲相者矣平居無事雍容談笑廟朝之上謀無不當策  
無不中及夫王幼國疑之時諸侯四夷方將視此一舉以爲向  
背而屹然端靖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公心足以破浮氣重德足  
以厭邪心此固非經術之士所能辨古之人有能之者霍光是  
也觀光事武帝二十餘年無一功可紀一能可錄使武帝尚在  
則光不過乎謹厚庸人耳然至於廢置擾攘之間反能辨之而  
無倉皇之熊功等伊周此無他惟光不涉李問故也爲相而不  
涉李問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然理有不然者蓋多聞博識則  
必道古今之情究事是非之變慮深計遠既欲事主也又欲全  
身往往撓大臣之節而不能斷霍光則未嘗李問也取古之所  
爲是者行之而已武帝託我以幼孤我知事而已昭帝無子我  
能立之昌邑不道我知廢之見義勇讓不暇慮前顧後援古證  
今也是以氣完而節固嘗試使經術之士當光之時則將徘徊  
審度以謂世不若商周之淳身不若伊周之聖且流言興而朝

廷疑將有所不利於我也事未定而已沮矣烏能有所建立哉  
嗚呼爲相之患患在寡恩者而急於有功得一日之柄遂悻悻  
然取爲尸祿素餐之人陳一言興一事以動天下之耳目以莫  
休聲羨譽之集我也故天下皆得而議之是相之末節也若光  
者豈有恤於此哉故經術之士可使之開飾於太平之時至於  
危疑交故非霍光之徒難矣

霍光論

後山居士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  
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  
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陟明金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  
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  
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孝  
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孝而知之曰禪老胡

而聖者忠孝何待於李焉平李則明否則以理之常也不李而能  
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方由之者道也畏之  
者卒也卒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  
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卒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  
婢爲妻卒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  
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天  
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閼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  
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尔雖然中人而  
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曰磾不肯納其後宮而光以爲后曰磾  
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  
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志有過人者惜乎  
不之盡也

霍光震主之禍

東溪先生

宣帝據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昔及光身死宗族誅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  
驥乘東溪先生曰宣帝始立畏霍光亦猶懿宗之畏李德裕出  
做向授策者得非太尉乎顧見之令人毛髮森然二人相  
去數百年而震主之禍同一轍

霍光得失

南軒先生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  
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  
孫碩膚亦几焉凡夫何其溫恭謙厚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  
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  
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齋權勢之可憚  
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  
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  
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  
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君爲無窮也光之所

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志唯其不能以弭志  
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塗人爭趨之非惟家人  
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  
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  
進退例出于私意以蘇武之中節進不田已僅得典屬國而大  
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如魏相蕭望之之  
材皆損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晉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  
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自殲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入  
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奸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  
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  
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之儒生如班固董  
蓋知以不孝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耄髮鮮不喪其所  
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岳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  
孝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多爲孝

者議議前人而返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李哉予謂人才如光  
輩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  
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新刊 國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

論著

歷代人臣二

西漢

狄山張湯

東坡先生

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尔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繢官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目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溫顥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張湯論

鄧中丞

或問張湯漢之深文法吏也而其子孫珥貂蝉侍帷幕封爵至七世而不絕漢功自子孫無如湯之盛者夫深文法吏而能有後者謂天與之也所謂無後者天絕之也夫天絕之者蓋欺天

者也今夫人臣高爵位貴食生人之祿享生人之奉養其姦賊  
而莫之去縱其蠥豕而莫之顧偷安於世擇利於已而曰吾不  
害物以望陰徳之報其不得已者則擊搏狐鼠而畏避豺虎侮  
虐鯨鯢而附益強禦憲壯之能為是者非欺天者歟損為憲以  
終其天得不絕之歟按張湯事寢陽為漢更律令務在深文抑  
守職之吏有善則上歸于上下推於掾吏其治獄則曰所值者  
豪傑必舞文巧詆所治者羸弱常於上前口言雖文致於法幸  
上識察往往得釋以是觀之則湯之吏定律令務在深文責守  
職之吏與夫世之人目偷安擇利眷戀賊縱蠥豕者異矣湯之  
用法務在誅剗豪強哀矜羸弱與夫世之人附益強禦而侮虐  
鍛寡者異矣噫陽雖深文法吏也積不欺以終其身也天所當  
也宜其子孫珥紹蟬侍帷帳封爵至七世而不絕也而為吏者  
隨聲昔竇引湯治淮南獄及誅嚴助伍被二事證湯稱詆諸侯  
巧排大臣今致淮南之逆亂助之邪惡誅有餘矣湯獨痛詫

而巧排之忠矣足以見史筆之誣飾也噫人臣有奉公族惡不  
欺于天不欺于人其生也盜憎民惡其死也良吏從而不與反  
以積抑苟容者為賢無以勸忠矣按湯雖不修文學而能薦接  
天下賢士大夫身死之日家產不直五百金所得俸賜無他羸  
餘而丞相三長史畏湯遠訛陷之噴湯忠死耳宜其獨有後於  
漢也

司馬相如

東坡先生

司馬相如謂事漢武開西南事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  
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其癯此殆得巢  
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  
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

相如開創西南夷路

同前

司馬相如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夫子未能有所  
傳明立然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喪以患

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麤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駕登  
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議平卓王孫暴富江廣  
也故形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相如之謂死而不已

同前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諱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疾不往告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屬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謂謾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論

宛丘先生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諭上林苑害民田弓為正諫嘒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然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肅侯不偶亦恩眷矣起而逢其合持未拔

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  
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獨得  
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失既已開其  
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又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  
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自以莫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  
觀者矣

王韓論兵

東坡先生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蜀初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  
堅後乃去意者有他謬巧可以离之則呂不可知也安國揣知  
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尔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  
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取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工可  
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韓安國論

前谿先生

獻言於君者必先審處其事之成敗利害之變思之也精講之

也孰貴於古而無疑施於今而不悖固執而雋信之雖浮言交  
至而一定之論確乎其不可移夫然后事有所濟而功有所成  
豈撫於衆人之論悠然無所持循哉且夫君子之論事也非在  
乎勝口紛紛之際也一可一否係天下之休戚忠言讜論既已  
出則富貴不能誘貧賤不能脅雖上喜下悅君怒衆怨而其  
論未始輒变也安國与王恢議匈奴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和親  
便往反難詰至於四五安國所以不屈於恢者安國誠知當時  
之計便於和親而不便於征討也是安國豈不為明智通達之  
士哉及恢創馬邑伏擊之議而安國乃噤無一辭而又與之將  
兵同至敗事是先王之於夷狄雖以異類畜之然其制驭之上  
策未嘗遁更離於信義信義尽矣彼猶不順命于我則師出有  
名而有必勝之理今恢建議欲詐誘匈奴于馬邑而殺之皆使  
言成事遂漢之信義亦先亡矣此在安國豈可默默哉安肩向  
也以擊之為不便則其詐誘而殺之得為便乎議安莫固宜

無與乎其間而乃為之秉麾杖鉞号令三軍反覆行憤之或算此豈大臣所以事天子耶昔人有惡人之為盜者責之曰盜小人之事不可為也為之必喪其身其人笑曰汝未知為盜之利害誠往焉惡為盜者忘其初言乃為之負橐裹糧先入後出唯恐穿窬之不至而主人之覺也夫其始戒人之為盜也豈不善而終則更出智力以助益之可不嗟乎安國之事何以異此夫和親誠國家之至策惜其持論之不堅朝是夕非然則君子之所為國憂者安可無所執而蹈詭隨之行歟

汲黯論

崔正言

漢武以雄才大略威加海內衛霍之倫旌旃所向隨輒破滅嚴助朱買臣司馬相如等東馳西訛無不如意當是時天下諸侯聞風震恐拱手脅息而不敢動淮南乃獨奮其狂謀冀有以移漢至黯一介之臣直以守節死義而遂憚之何也自畫陰謀出奇計立一日之功當時才智之士舉足以辨之然卒与智爭之

器也非所以服天下也服天下者何也曰氣也何謂也曰刑賞  
者足以動天下之心而不足以服天下之氣何以言之利之則  
趨害之則避者心之所擇也至厭以至大而不悲刼以至衆而  
不恐刀鋸鉞斂設于前鼎鑊俎斧陳於左而不变者此何物哉  
是之謂氣也譬諸水觸之則鳴激之則怒壅之則不知山之為  
高谷之為深而必決至蹶為大河為巨浸放乎數千方里以順  
其所之則水無事矣三代之盛時以直道服天下之氣譬諸風  
恬雨霽波瀾不驚安流而赴諸海州襄道微則縱橫汗漫有人  
可禦之勢卒乎大亂搘流而後定故漢興一統稍用仁以馴服  
之訖數世而小安元成而後恭顯弄權諸王鶻命孔光張禹之  
徒坐脩邊幅以自託於儒術而不肯救天下之氣固以不平連  
延訖於光武宋相之首備貞守法中世而下三公率用庸人故  
其弊則胡廣趙戒之倫紓徐自折與世偃仰而佞夫盈朝賞罰  
逆施天下之人叩地號天奔走赴視而無所聞豪傑俊偉之士

不勝其忿遂將奮翼拔劍以誅之而不可得於是退而結天下  
賢士大夫忠實為子增持高論為戈矛共起而攻之以鼓其聲而  
怨怒之氣四海之內波蕩而從之卒乎大獄連興禍連怨結而  
漢亦由是以士故曰刑賞者可以動天下之心而不可以服天  
下之氣也雖然御天下之道有一曰權與幾惟其權可以通天  
下之变惟幾可與成天下之務何則天下安危成敗之勢顧其  
風俗何如耳其好惡趣舍必極其所之而後变及其幾而圖之  
高居拱手而天下无事不然雖有至智不能復收故大木之傾  
非一繩可維所以歎徐稚之歎也

以贊論

路齋先生

汲黯生高帝弱其位不在蕭曹下其智謀出張良陳平上其贊  
直非子陵周昌比使生文景時但能僂容而已矣其言果必能  
用也乃生武帝時武帝之字略強明勇斷不可犯其可切直觸  
突之鄉取死必矣要之義理在而遇益羽勇斷者未必死也予

嘗謂贊之曰事進諫史不草草先素定裁處於倉中而后發觀其使東越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其勢常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內火使霸視之曰家人失火不足憂過河南擅發粟以賑貧民得使者大体諫不迎渾邪之降請以身代長安令死言胡人之入市買長安物不當以閑出財物乎邊閭弊篤若者文士方為神馬之歌以媚上贊謂先帝豈能知其音又言殺賢士將盡誰與共治而折公孫弘之佞陰消淮南王之逆平禍大將軍青數御史大夫湯之詐當時凜然可畏雖工上不冠不敢見豈特近古杜樞之臣哉非近之也真社稷之臣矣

汲長孺

定菴居士

司馬遷謂汲長孺見公孫弘至丞相封侯張湯至御史大夫褊心不能死少望夫以長孺高風勁節獨立不懼凜凜卒三代遺直武帝好嫚群臣而不冠不敢見淮南王謀反憚其難竟以非此何等輩人其視樊噲不止猶蓋牛也肯與之爭功名乎

特疾惡太甚恐其懷詐飾智深大巧詆終亂國家暮可德耳嗚呼  
西漢俗尚詔誣廷雖曰負不羈之才而區區一心營職不過欲  
親媚主上又烏能尽知長孺哉東坡稱本朝太宗時士大夫猶  
有西漢風況在今日乎其間端直之士立朝挺挺奮勇為國排  
擊姦邪而世俗不以褊心譏之者鮮矣可勝惜哉

汲黯論

曲肱先生

漢高帝不喜儒創漢基者未嘗一人武帝好儒而漢業病矣宣  
帝不喜儒而中興其子元帝好儒孝宣之業衰焉夫所謂儒者  
政賴以扶持宗社輔成人主而漢之數君用儒者輒不効不用  
者皆有大功予以是知汲黯之毀儒而辱公孫其意深矣昔者  
沛公以三尺劍取天下良平為柄韓彭為鋒灌縡為鉞蕭何為  
脊樊噲為鐸一卒而施恩於秦再斬而俎烹於楚當是時也如  
執虞舜之干羽如秉周武王之旄鉞如五經所規春秋所是君  
人治國之道不遺毫毛矣彼數公者屠沽刀筆之下則惑教化

斟酌仁義敷而公以行其素心皆商阿衡呂尚父之事業爾之  
非儒者可乎至武皇帝則不然所待以為真儒而用之者公孫  
丞相一人如汲黯之正直純誠質厚遠謐庶幾古之十六人也  
帝知其為社稷臣而畏之數以忤旨不用然虽尊寵公孫洪而  
天下輕之雖不用汲黯而天下重之故淮南之反視洪如鼓掌  
振落而獨憚內史也方洪徒步對策時知武帝欲有為只能刺  
取上意以謂暮年而交臣尚切遲之卒以語至宰相曰張廷尉  
桑大夫為之時腋而高帝之法紛然乱矣予以謂武帝之治窮  
兵蹠武盜半天下以用公孫洪故至於此然而英雄不敢起未  
至於士國者以汲黯在朝故也由此觀之用儒之效果何如孝  
宣藝武帝之失故其治質而不求華實而不求名吏職民安廟  
以邴魏之深明治体奉行故事天下之人如釋畫餅而得稻米  
之飽去霧縠而有大布之溫豈皆儒者辨惠紛更之賜哉初元  
之君不知出此率制優柔用匪其人草衡之徒雖醞藉後庭者

持綠阿諛無甚術業史稱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議之深矣夫儒者有益於國則一而其用之異也忠信而正直易祿而難立苗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事君而君無過治民而民不憂若是而儒者儒也飾儒以取名譖說以希進阿諛以陷其君者盜也武帝含汲黯而盜公孫弘含寶而用名承儒而得盜也幾何而不敗人之國正苟况作書雖不純於聖人然其論大儒之効古以周公爲言庶幾知儒者之効矣嗚呼姬旦不世有不然則得汲黯輩而用之足矣而武帝謂黯爲贊爲妄發爲不學豈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示儒者之盜歟

汲黯類孔北海

金華先生

方漢魏其侯竇嬰上書諭教灌夫與大將軍威武田蚡互相詆訐武帝問廷臣兩人孰是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初是魏其後不敢取唯汲黯獨是魏其而張湯爲御史大夫權震天下丞

相取充位而已唯汲黯獨數質責湯此乃孔北海理盛孝章而  
折曹操也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之黯蓋三海之徒歎如安國  
小人也始矯於威重絀一語以從王恢而兵禍終於武帝之壯  
幾以喪邦今復觀望首鼠以致外戚先老非罪之誅而當時則  
至誠子善者使之猶不敢堅其議武帝真不仁哉

汲黯以伯夷

箕山先生

淮南有謀權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  
之無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衄者歎孟子曰顏夫  
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夫以萬乘猶加  
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  
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汲黯論

趙編脩

周表聖王不作無道德教化以陶成士類而一時人主皆因其  
若之好尚以成風俗縱橫於戰國刑名於酈秦浸淫於西漢

而極矣始高帝生長兵間不識俎豆之事自以為得天下以馬上故漫罵儒士而酈食其叔孫通之徒至更名易服尚其子好以來用故終高帝之世天下不知有稽古礼文之事文景在世崇尚黃老清淨之術一時之士務樸訥長者朝廷之上耻言人過而石建周昌之流翰衣污垢競為齷齪庸行之謹故終文景世天下無復倣儻奇異之節及武帝少年即位統於興作隨高帝馬上之語而表章六經恢崇儒學歎春和親之策而大將軍遠征沙漠懲文景後巡之失而修舉政事鼎新百廢然武帝好儒而不知真儒故公孫弘倪寬緣飾經術附會文辭以阿其所好壞夷狄而無神武之略故猶青霍去病擊董邑出入朔方二三十年而無成功求治而不得要故嚴助朱買自主父偃張湯之流更進用事譏詩書舞法律以迎合取容一大將富壯無敢名者况敢觸天子逆鱗哉故自高祖至武帝百餘年間天下之士闔然自媚於世而阿諛之風牢不可破獨汲長孺以萬世之

氣行不可奪之志危言穀論一掃其弊非三代遺直何以至此  
使漢廷盲人人如點則此湯必不能希世用事於當時孔光張  
禹必不能容悅誤國於后世而漢業亦未易遽喪也嗚呼士風  
所在開時盛衰可不謹歟然而西漢以直名者亦有矣狄所直  
而失於疎朱雲直而失於狂蓋寬饒直而失於訐楊友直而失  
於誹徒竊一時之名皆無益於人之國若夫點之直則根於仁  
義切於治體而無二者之失向使武帝納其內多欲外施仁義  
之言而尚恭儉則唐虞之治可以致納其和親勿用兵之言而  
征伐罷則末年哀痛之訥可以不下聞刀筆三公之語而不貴  
用陽剛文景刑措之治不難復聞精耕用人之語而少加歷試  
則公孫子必不能徒步取丞相而終身可以處無過之地矣夫  
西漢之士固阿諛也人主於正直之士加尊寵之使重於世猶  
可收風俗之弊武帝之待點陽為尊憚而陰疎忌之故容悅得  
意而臣下庶黎民成風俗末年權自擅命攘神器而在廷無直

謙守死者一人以破姦雄之膽甘取羞蓋在於當時士大夫隨君好向而無特立之操故余因讀汲長孺傳并論西漢士風以為後此戒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